

西风中的云雀

——雪莱抒情诗歌的审美解读

欧阳婷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其振聋发聩的抒情诗记录下对生命的礼赞、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用动人心旌的诗意文心艺术地践履了他在《诗辩》中倡导的“美与自由”的审美理想。本文从三个层面对雪莱的抒情诗作了审美解读: 1) 诗与美: 逆风飞扬的火光; 2) 诗与自由: 心灵流淌的磁力; 3) 诗与想象: 妙音神思之境界。以此探询这位“临风云雀”作为时代歌手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 雪莱; 抒情诗; 诗与美; 诗与自由; 诗与想象

中图分类号: I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6-0786-04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1822年)出身贵族却一生叛逆, 早年受18世纪启蒙思想和英国激进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811年因刊印《无神论的必然性》被牛津大学开除, 其父亦与他断绝经济关系。后赴都柏林参加爱尔兰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并因发表《麦布女王》等叛逆长诗而触怒当局, 被迫侨居意大利, 1922年因覆舟不幸溺水身亡。

雪莱在短暂30年生命中创作了很多杰出的作品, 如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诗剧《钦契》等, 抨击专制暴政, 歌颂资产阶级革命, 表达反抗专制的必胜信念。特别是他的那些抒情诗, 如《自由颂》《西风颂》《致云雀》《云》等, 就像西风中穿行高歌的云雀, 成为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艺术绝唱, 给世界抒情诗宝库增添了一颗颗晶莹的宝石。雪莱以其浪漫的笔触和激情的诗行记录下对生命的赞美、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用动人心旌的诗意文心艺术地践履了他在《诗辩》中倡导的“美与自由”的诗歌美学主张。《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对他的评价是: “在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 写出了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最伟大的悲剧、最伟大的爱情诗、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 和一整批许多人认为就其形式、风格、意象和象征性而论, 都是无与伦比的长诗和短诗。”^[1](947-948)]

一、诗与美: 逆风飞扬的火光

雪莱在《诗辩》中说过: “诗揭开帷幕, 露出世界所隐藏的美。”“诗确是神圣之物, 倘若没有高飞到那工于盘算的鸱枭所从来不敢飞翔的一些永恒领域, 从那里带来光与火, 那么美德、爱情、爱国、友谊又算得什么呢? 我们生息其间的宇宙的美景又算得什么呢? 我们对此岸和对彼岸的期求又算得什么呢?”^[2](54, 56)]他认为, 诗歌就像逆风飞扬的光与火, 它应该向世界展演诗人心中的美, 应该创造世界的美。作为一位优秀的抒情歌手, 雪莱创作了许多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抒情诗, 用光一样的灿烂、火一般的激情歌唱自然, 歌唱爱情, 歌唱理想, 表现自己对光明、幸福和美的热烈追求,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和艺术美的享受。

《西风颂》是雪莱最著名的抒情诗代表作。创作该诗时正值英国和欧洲革命运动风潮迭起、如火如荼之际, 资产阶级高压统治下的民主革命正处于低谷。这种压抑、沉重的氛围使雪莱坚定了呼唤光明、冲破黑暗的决心, 他要用诗情张扬出逆风飞扬的火光, 用诗美荡涤出新世界的欢场, 于是, 诗化的激情给了他抒情诗中“西风”这样一个狂骛不羁的形象:

收稿日期: 2004-10-18;

作者简介: 欧阳婷(1982-), 女, 长沙人,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

就把我的话语,像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撒;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呵,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31](189)}

在这首诗里,诗人创造的是一种粗砺之美、激越之美、豪迈之美和神往之美。纵观全篇,诗人以奔放的激情歌颂狂暴有力的西风,赞美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残枝败叶,以磅礴之气驱散高空的流云,召来冰雹、暴雨和雷电,为黑夜的世界唱响葬歌;赞美西风把昏睡的大海唤醒,掀起汹涌的波涛,震撼海底的花草树木;还赞美西风既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她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催促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诗人采用象征手法歌颂了人间社会的革命风暴不仅正无情破坏失去了存在合理性的旧世界,而且让撒播下的希望的种子放射出如火如光般的灿烂姿容,在逆风飞扬的艺术风暴里鸣响那历史脉动的号角,用诗情与诗美的吉祥的喇叭预言春天的到来。

在另一首《致云雀》中,雪莱在“欢乐的精灵”^{4/4}云雀身上倾注了自己对美的向往。他赞咏道:

你好啊,欢乐的精灵!
那从大地一跃而起,
犹如一团火云,在蓝天
掠过蔚蓝的天心
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
晴空里霞蔚云蒸,
用闪射的金辉将寰宇的希望唤醒!^{[31](257, 258)}

诗人笔下的云雀不是普通的鸟,它是如火如风般腾飞的精灵在空中自由的翱翔;它有如给人间带来诗与美的“风信子”,让整个世界都响彻着“欢乐的强音”,使读者陶醉在一曲对美,对生命的颂歌之中。正如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在《雪莱评传》中所说:“这是纯洁的自由精神的朝气蓬勃、清新无比、欢快之至的欢歌,它构成了雪莱的嗓音嘹亮的预言者。他那些歌唱美、歌唱自由的诗篇,是包裹在变化无穷的乐曲旋律声中的持续的战斗呐喊……它们本质上都同样对于不公和虚伪的强烈控诉,都同样是对仍然有能力感觉出什么是堕落的所有同代人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吁。”^{[21](996-997)}应该说,类似这种以飞动的意象、以光与火的激情塑造诗歌的审美境界的写作方式,贯穿了雪莱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从早期的《天地间有大气的精灵》(1815年)《坚强的雄鹰》(1817年)《苍天颂》(1819年),到后来的长诗《宇宙的精灵》《灵之灵》《生命的凯旋》和那些充满感伤色彩的十四行诗等,都能以生动的细腻流淌着临风飞扬美感,让读者不自觉陶醉其中,实践着雪莱本人所提倡的“诗人

是战斗的歌唱家”的诗歌原点命意。

二、诗与自由:心灵流淌的磁力

雪莱抒情诗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总是用生动的形象、清新的格调、优美的音韵和真挚的感情创造着诗歌的纯美与真爱,或展演他那激情背后的抗争与锋芒,而且还在于他能不懈地追寻诗与自由的崇高境界。用诗意表征自由,让自由凝成诗行,是雪莱一以贯之的诗学理想。

马克思曾对雪莱的早死不胜惋惜,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认为他会永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锋战士,恩格斯也曾称他是“天才的预言家”。不过雪莱本人却是以一个“无神论者”(Atheist)、“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自居。他曾说:诗歌是诗人“自由的心灵流淌出来的磁力”,“那些伟大的心灵,如同磁石,流出了不可见的磁力,同时连结着、振奋着、支持着所有的生命。”^{[4](136)}“诗所接触的一切心灵,都敞开自己来接受那个与诗中愉快相混合的智慧。”“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以安慰自己的寂寞;诗人的听众好像被一位看不见的音乐家的曲调所颠倒,觉得自己受了感动,心情和畅,却又不知何以如此或何故如此。”^{[21](53)}

雪莱称得上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诗篇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他歌颂得最多的也是“自由”。正如大诗人叶芝所评价的:雪莱的自由和美同义。如1820年1月西班牙革命起义爆发之后,雪莱写过一首抒情长诗《自由颂》,在诗前题词中他引用了拜伦的诗句:“然而,自由,然而,你的旗帜,虽破碎,却依旧飘扬,似雷霆暴雨,迎风激荡。”在诗中他写道:

一个光荣的民族,有一次掣动
各族人民的雷电:在西班牙
从城堡到城堡,从心灵到心灵,
自由的明光迸发,满天喷撒
富有感染力的烈火。我的灵魂
把惊恐的链索抛弃,
展开歌声敏捷的羽翼^{[31](264)}

在雪莱的诗情文心中,自由的内涵既是指政治自由或自由意志,也指精神和心灵的自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普遍的爱、平等的正义、未来的希望、过去的荣誉和智慧的先导”。在《暴政的假面游行》一诗中,他对自由作了更为透彻而通俗的阐述:自由,是“劳动者的面包”,“饥寒交迫大众”的“衣食和炉火”,是对于财主的“克制”,“是公正”,是摆脱迷信的“智

慧”,“是和平”,“是爱”。看来雪莱的“自由”概念大大超出了启蒙学者们所设想的范畴,已不仅是指免于暴政压迫,还包括免于宗教欺骗和财富的榨取。这种自由和他同样推崇的平等和博爱一样,都寄托着他对于理想世界的希冀:“人类从此平等/再没有国家、民族和阶级/无需畏惧、崇拜、分别高低/人人是主宰他自己的皇帝/人人都温柔、聪明、正直。”

雪莱总是力求从捕捉自然力量的精神特质和不羁的灵魂中讴歌自由,从自然的宏伟现象中表现出一种诗化自由的人格理想。这在《西风颂》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笔下“西风”的那种狂野、肆意破坏的力量就是他所要追寻的自由的生命力量,是他面对现实禁锢时的灵魂的反抗,也是他“心灵磁力”的艺术流淌。西风来临时,一切都“惨然变色,胆怵心惊,战栗着凋落”,它在天空中席卷着流云,在大海中扬起浪花,把一切属于冬天的残花落叶全部清除,在漫天遍野撒下春天与希望的种子,这种破坏腐朽、重建美好的巨大力量,这种充满力量与希望的源泉,正体现了雪莱对自由的渴望。在《致云雀》中,雪莱所最终要表达的,就是他对自由的一种探索。云雀是“欢乐的精灵”,雪莱赞叹云雀就是赞叹自由,希望通过云雀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云雀之所以自由,就在于它屏弃了一切黑暗,永远向着光明飞行;只有永远向往光明,坚强而勇敢的生命才能拥有自由。通览全诗,“爱—欢乐—自由”构成诗作的核心内容。诗人构筑了一个以“爱”为准则,以“自由”为最终目的的理想世界。真正的爱给诗人带来了真正的欢乐,而一旦得到欢乐,诗人便渴望得到更大的自由。虽然“自由”已成为心中的图腾,但残酷的现实却让自由成为距离,就是这种“自由与距离”的张力与磁力,才构成了他笔下的云雀之歌和诗歌之美。

雪莱说过:“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的记录”,“一首伟大的诗,是一个源泉,永远洋溢着智慧和快感的流水”。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便是自由,便是诗,便是诗与自由的统一。他的众多的抒情诗,如《西风颂》《云》《致云雀》《宇宙的精》《阿拉斯特》《灵之灵》《阿多尼》《生命的凯旋》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诗学理想。

三、诗与想象:妙音神思之境

如果说诗与美、诗与自由体现了雪莱的诗歌理想的话,诗与想象则是他诗论中的艺术主张。正是基于对诗与想象的成功解答,成就了雪莱抒情诗的妙音神思之境。

雪莱在《诗辩》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他说:“心灵有两类活动,叫做推理和想象。按照一种看法,前者可以认为是心灵在审察一个思想对另一个思想的关系,不论这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后者则是心灵在作用于这些思想时,以自己的光辉给它们加上色彩,并把它们当做素材,从而组成一些别思想。”^{[2](51)}雪莱是一个具有浓厚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作品除了反映出他崇高的理想、澎湃的热情、杰出的才华、广博的知识之外,在艺术表现上还始终贯穿着一系列大胆想象。他认为诗人主要是运用想象去创造作品:“我们读到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们的作品时,对于他们字里行间所燃烧着的电一般生命不能不感到震惊。他们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的精神,度量着人性的范围,探测人生的秘奥。”^{[2](56)}这里所说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入”,就包含了丰富和广博的艺术想象。请看他那首著名的抒情长诗《云》的开头:

从海洋、从江河,我为焦渴的花朵,
带来清新充沛的甘霖,
我用凉荫遮蔽绿叶,当他们都息歇
在中午午休时的梦境,
我从翅膀落下露滴,去唤醒那些
鲜嫩萌孳,甘美蓓蕾,
当她们的母亲围绕太阳舞蹈着轻摇
让他们贴着胸脯入睡。
我挥动冰雹的连枷把绿色原野鞭挞,
直到他有如银装素裹,
再用雨水把冰溶掉;我有时轰然大笑,
当我在雷鸣声中走过。^{[3](253)}

诗人把自己幻化为一片祥云,为焦渴的花儿带来甘霖;把自己想象为一片凉荫,遮蔽绿叶走进午休的梦境;从翅膀下滴落朝露去滋润鲜嫩的蓓蕾,围绕太阳轻轻起舞溶入母亲的胸怀,挥动冰雹鞭挞原野,再用雨水溶化坚冰、用笑声穿过雷鸣……这样的诗意想象可谓妙音神思,意境雄浑、神奇、廓大而悠远。雪莱善于从自然风光、山川姿色、神灵世界、人间美景中汲取诗歌形象的营养,让笔下的诗篇开放出绚烂的浪漫主义之花。他曾说:“一切崇高的诗都是无限的,好像一颗橡实,潜藏着所有橡树。我们固然可以拉开一层层的罩纱,可是潜藏在意蕴深处的赤裸的美却从不曾完全被揭露过。”^{[1](960)}他就是要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将这种美“揭露”出来。

鲁迅先生曾赞叹雪莱是“神思之人”,称他“品行

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出入间而神行,冀自达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5](216~218)}诗人郭沫若也评价说:“雪莱的诗心好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6](132)}确实如此,雪莱的众多诗作,特别是那些广为传诵的抒情诗,除了前面提到的《西风颂》《致云雀》《云》《苍天颂》等作品外,还有如早期的《无常》《死亡》《夏日黄昏墓园》《无题》,1816年创作的《日落》《赞智力美》《勃朗峰》,1817年创作的《玛丽安妮的梦》,1818年创作的长诗《尤根尼亚山中抒情》《樵夫和夜莺》,1819年创作的《颂歌》《印度小夜曲》,1820年写的长诗《含羞草》《海的幻景》,1821年创作的《爱,希望,欲望和恐惧》《古妮芙拉》,1922年的《一盏明灯破碎》《写在勒瑞奇海湾》等等,无不妙音神思,喻言万象,仪态万方,无不是采用浓彩重墨铺陈天宽地阔般的幻想遐思,或超凡,或俊逸,或空灵,或凄迷,用一个个奇妙的艺术境界叩击出那个时代诗坛的绝响,曲尽其妙地表达诗人的抱负、情怀、胸襟、理想和追求。

雪莱在《诗辩》中曾经对诗人的社会职责做过这样的描述:“诗人们是祭司,对不可领会的灵感加以解释;是镜子,反映未来向现在所投射的巨影;是言辞,表现他们自己所不理解的事物;是号角,为战斗而歌唱,却感不到所要鼓舞的是什么;是力量,在推动一切,而不为任何东西所推动。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2](56,57)}这样的界定对于英国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那一批杰出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济慈等来说都是适用的,而以之来形容雪莱就更为适当和贴切,因为他用自己的诗歌绝唱所表达的无不是“热爱全人类”“止于至善”的艺术宗旨。恰如诗评家所说:“生前备受苦难折磨的‘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死后获得的声誉和生命都更长久,活在不朽诗篇中的不朽雪莱,至今仍在人间,他的歌声依旧响遏行云,从未中断。”^{[1](961)}是的,雪莱就像那个时代里一只振翅碧空的云雀,在西风中不知疲倦地飞翔着歌唱美,歌唱自由,歌唱美好的未来,在他短促而光辉的一生中用诗情燃烧自己,又用诗作践履着自己的诗学理想。

参考文献:

- [1] 江枫. 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A]. 雪莱抒情诗全集[C].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 [2] 雪莱. 诗辩[A]. 西方文论选(下编)[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3] 江枫. 雪莱抒情诗全集[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 [4] 雪莱. 为诗辩护[A].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5] 鲁迅. 坟·摩罗诗力说[A]. 鲁迅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6] 郭沫若. 沫若译诗集[M]. 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3.
- [7]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浪漫主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8] 王佐良.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A].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The skylark in the west wind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Shelley's lyrical poetry

OUYANG T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 Shelley recorded the praise of lives, the pursuit of beauty and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in his breath-taking lyrical poetry. And he used affecting artistic technologies to fulfill the aesthetic ideal “beauty and freedom”, which was advocated in his “A Defence of the Poet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Poetry and Beauty: a flicker flying against the wind; (2) Poetry and Freedom: hearts-touching attraction; (3) Poetry and Imagination: a realm of fantastic sounds and thoughts.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poetic meaning of Shelley—a singer of the times, and “the skylark in the west wind” as well.

Key words: Shelley; lyrical poetry; poetry and beauty; poetry and freedom; poetry and imagination

[编辑: 苏慧]